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八回 避物議男狀元偷娶女狀元 借誥封小老母權充大老母

話說彩雲扶著個大姐走上船來，次芳暗叫大家不許開口，看她走到誰邊。彩雲的大姐正要問那位叫的，只說得半句，被彩雲啐了一口：「蠢貨！誰要你搜根問底？」說著，就撇了大姐，含笑地捱到雲青身邊一張美人椅上並肩坐下。大家嘩然大笑起來。山芝道：「奇了，好像是預先約定似的！」勝芝笑道：「不差，多管是前生的舊約。」次芳就笑著吟道：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雲青本是花月總持、風流教主，風言俏語，從不讓人，不道這回見了彩雲，卻心上萬馬千猿，又驚又喜。聽了勝芝說是前生的舊約，這句話更觸著心事，任人嘲笑，只是一句話掙不出。就是彩雲自己，也不解何故，踏上船來，不問情由，就一直往雲青身邊。如今被人說破，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只顧低頭弄手帕兒。雲青無精打彩地搭訕著，向山芝道：「我們好開船了。」山芝就吩咐一面開船，一面在中艙擺起酒席來。眾人見中艙忙著調排桌椅，就一擁都到頭艙去了，有爬著欄杆上看往來船隻的，有咬著耳朵說私語的。雲青也想立起來走出去，卻被彩雲輕輕一拉，一扭身就往房艙裡床沿上坐著。雲青不知不覺，也跟了進去。兩人並坐在床沿上，相偎相倚，好像有無數體己話要說，只是我對著你、你對著我地痴笑。歇了半天，雲青就兜頭問一句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麼？」彩雲怔了一怔道：「我很認得你，只是想不起你姓名來。」雲青就細細告訴了她一遍。彩雲想一想，說：「我媽認得金大人。」雲青道：「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彩雲道：「我今年□五歲。」雲青臉上呆了半晌，卻順手拉了彩雲的手，耳鬢廝磨地端相的不了，不知不覺兩股熱淚，從眼眶中直滾下來，口裡念道：「當時只道渾閑事，過後思量總可憐。」彩雲看著，暗暗吃驚，止不住就拿著帕子替他拭淚，說道：「你怎的沒來由哭起來。口雖如此說，卻自己一陣透骨心酸，幾乎也哭出來。雲青對著彩雲，只是上下打量，低低念道：「愁到天地翻，相看不相識。」一面道：「彩雲，我心裡只是可憐你，你知道麼？」彩雲摸不著頭腦，卻趁勢就靠在雲青身上道：「你只管傷心做什麼？回來等客散了，肯到我那裡去坐坐麼？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呢！」雲青點頭。只聽外面次芳喊道：「請坐吧，講話的日子多著哩！」雲青、彩雲只好走出來，見席已擺好，山芝正拿著酒壺斟酒，讓效亭坐首座。效亭不肯，正與勝芝推讓。後來大家公論，效亭是寓公，仍讓他坐了，勝芝坐二座，雲青坐三座，次芳挨雲青坐下，山芝坐了主席。大家叫的局，也各歸各座。彩雲自然在雲青背後坐了。正是釧動釵飛，花香鳥語，曲翻白紵，酒卷回波，其時船已搖到了白公堤下、真娘墓前一帶柳蔭下泊著。一輪胭脂般的落日，已慢慢地沉下虎邱山下去了。船上五彩綢燈一齊點起，照得滿船如不夜城一般。大家揶揄猜謎，正鬧得高興，次芳道：「今日這會，專為男女兩狀元作合，我倒想個新鮮酒令，好多吃兩杯喜酒。」大家問是何令？次芳指著彩雲道：「就借著女狀元的芳名，叫做彩雲令。用《還魂記》曲文起句，第二句用曲牌名，第三句用《詩經》，依首句押韻。韻不合者罰三杯。佳妙者各賀一杯。再用唐詩一句，有彩雲兩字相連的飛觴，照座順數，到「彩雲」二字各飲一杯，雲字接令。」大家聽畢道：「好新鮮雅致的令兒！只是煩難些。」彩雲道：「誰要你們稱名道姓的作弄人。」次芳道：「你別管，酒令如軍令，違者先罰！」彩雲笑了笑，就低頭不語了。次芳道：「我先說一個吧！」念道：「

甚蟾宮貴客傍雲霄，集賢賓，河上乎逍遙。」

大家都嘩然道好。效亭道：「應時對景，我們各賀一杯，你再說飛觴吧！」次芳道：「彩雲簫史駐。」順著數去，恰是雲青、效亭各一杯。次芳先斟雲青一杯道：「請簫史飲個成雙杯兒，添些氣力，省得騎著龍背，跌下半天來。」雲青正要舉杯，卻被彩雲劈手奪過去道：「你倒高興喝，我偏不許你喝！」次芳笑道：「嘎，一會兒就怎地肉麻！」效亭道：「別鬧，人家要接令哩！」一面就念道：「

迤邐的彩雲偏，相見歡，君子萬年。」

大家道：「吉祥艷麗，預卜狀元郎夫榮妻貴，該賀該賀！」效亭道：「快喝賀酒，我要飛觴哩！」接著就念句「學吹鳳簫乘彩雲」。「彩」寫數到雲青，「雲」字次芳。次芳道：「賀酒還沒全喝，倒要喝令酒了。」大家照喝了。次芳道：「作法自斃，這回可江郎才盡了！」彩雲道：「做不出，快罰酒！」次芳聳肩道：「好了，有了，你們聽聽，稍頓一頓，人家就要罰酒，險呀！」雲青笑道：「你說呢！」次芳念道：「

昨夜天香雲外，謁金門，鸞聲噦噦。

飛觴是『斷續彩雲生』。效亭一杯，雲青一杯，接令。」

山芝道：「次芳這句話，是明明祝頌雲翁起服進京升官的預兆，快再飲賀酒一杯！」雲青道：「回回硬派我喝酒，這不是作弄人嗎？」彩雲低聲道：「我替你喝了吧！」說著，舉杯一飲而盡，大家拍掌叫好。雲青道：「你們是玩呢，還是行令？」就念道：「

又怕為兩為雲飛去了，念奴嬌，與子偕老。」

大家道：「白頭偕老，金大人已經面許了，彩雲你須記著。」彩雲背著臉，不理他們。雲青笑念道：「化作彩雲飛。」次芳笑道：「老前輩不放心，只要把一條軟麻繩，牢牢結住裙帶兒，怕她飛到哪兒去！」彩雲瞅了一眼。雲青道：「該山芝、效亭各飲一杯。」效亭道：「又捱到我接令。」他說的是：「

他海天秋月雲端掛，歸國遙，日月其邁。」

勝芝道：「你怎麼說到海外去了？不怕海風吹壞了人，金大人要心痛的呢！」山芝道：「勝翁你不知道雲翁通達洋務，安知將來不奉使出洋呢？這正是佳讖。」大家催著效亭飛觴，效亭道：「唐詩上『彩雲』兩字連的，真說完了！」低頭想了半天，忽然道：「有了，碧簫曲盡彩雲動。」雲青暗數，知道又臨到自已了，便不生效亭說完，就執杯在手道：「我念一句收令吧！」就一面喝酒，一面念道：「

美夫妻圖畫在碧雲高，最高樓，風雨瀟瀟。

就念飛觴道：『彩雲易散玻璃薄』。應當次芳、勝芝各一杯。」次芳道：「這句氣象蕭颯，做收令不好，況且勝翁也沒說過，請勝翁收令吧！」勝芝道：「我荒疏久了，饒恕了吧！」山芝道：「快別客氣，說了好收令。」勝芝不得已，想一想念道：「

兩跡雲蹤纔一轉，玉堂春，言笑晏晏。

又說飛觴：『橋上衣多抱彩雲』。」於是席公飲了一杯。雲青道：「我們酒也夠了，山翁賞飯吧！」次芳在身上摸出一只□□成金的打簧表，按了一按，卻鏗鏘的敲了□下，道：「可不是，該送狀元歸第了，快叫開船回去，耽誤了吉日良時，不是要處。」彩雲帶嗔帶笑地指著次芳道：「我看匡老，只有你一張嘴能說會道，我就包在你身上，叫金大人今晚到我家裡來，不來時便問你！」次芳說：「這個我敢包，不但包他來，還要包你去。」彩雲道：「包我到哪裡去？」次芳道：「包你到圓嶠巷金府上去。」彩雲啐了一口。大家說說笑笑，飯也吃完，船也到了閩門太子碼頭了，各妓就紛紛散去。效亭、勝芝先上岸回家去了。彩雲轎子也來，那大姐就扶著彩雲走上船頭。彩雲忽回頭叫聲：「金大人，你來，我有話給你說。」雲青走出來道：「什麼話？」彩雲望著雲青，頓了一頓，笑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到家裡去告訴你吧！」說著，就上轎走了。次芳道：「這小妮子聲價自高，今日見了老前輩，就看她一種痴情，□分流露，倒不要辜負了她。」雲青微笑，就謝了山芝，也自上岸。你想：雲青、彩雲今日相遇的情形，這晚哪有不互相訪的理呢！既去訪了，彩雲哪有不留宿的理呢！紅珠帳底，絮語三生；水玉簾前，相逢一笑。韋郎未老，淒迷玉簫之聲；杜牧重來，綢繆紫雲之夢。雙心一抹，盒誓釵盟，不消細表。

卻說匡次芳當日薦了彩雲，見雲青□分留戀，料定當晚雲青決不能放過的。到了次日清早，一人趕到大郎橋巷，進後門來。相幫要喊客來，次芳連連搖手，自己放輕腳步，走上扶梯，推門進去，卻見中間大炕床上躺著個大姐，正在披衣坐起，看見次芳，就

低聲叫：「匡老爺，來得怎早！」次芳連忙道：「你休要聲張，我問你句話，金大人在這裡不在？」那大姐就擰嘴兒，對著裡間笑道：「正做好夢哩！」次芳就在靠窗一張書桌邊坐下。那大姐起來，替次芳去倒茶。次芳瞥眼看見桌上一張桃花色詩箋，恭恭楷楷，寫著四首七律詩道：

山色花光映畫船，白公堤下草芊芊。
萬家燈火吹簫路，五夜星辰賭酒天。
鳳脰燒殘春似夢，駝鉤高卷月無煙。
微波渺渺塵生襪，四百橋邊採石蓮。
吳娘似水艷無曹，貌比紅兒藝薛濤。
燒燭夜攤金葉格，定春春擁紫檀槽。
蠅頭試筆蠻箋膩，鹿爪拈花羯鼓高。
忽憶燈前□年事，煙臺夢影浪痕淘。
胡麻手種葛鴉兒，紅豆重生認故枝。
四月橫塘聞杜宇，五湖曉網薦西施。
靈簫辜負前身約，紫玉依稀入夢時。
只有傷心說不得，憑欄吹斷碧參差。
龍頭劈浪鳳簫哀，展盡芙蓉向月開。
細雨銀荷中婦鏡，東風銅雀小喬臺。
青衫痕漬隔年淚，絳蠟心留未死灰。
腸斷江南歌子夜，白鷺飛去又飛回。

次芳看著這幾首詩，頑艷絕倫，覺得雯青尋常沒有這付筆墨。正在詫異，忽見詩尾題著「識情生寫詩彩雲舊侶慧鑒」一行小字，暗忖：「雯青與彩雲尚是初面，如何說是舊侶呢？難道這詩不是雯青手筆麼？」心裡惑惑突突的摸擬，恰值那大姐端茶上來，次芳就微笑地問道：「昨夜金大人是幾時來的？」那大姐道：「我們先生前腳到家，金大人後腳就跟了來，吃了半夜的酒，講了一夜的話。」次芳道：「你聽見講些什麼呢？」大姐道：「他們講的話，我也不大懂。只聽金大人說，我們先生的面貌，活脫像金大人的舊相好。又說那舊相好，為金大人死了。死的那一年，正是我們先生養的那一年。」那大姐正一五一□地說，就聽裡間彩雲的口聲喊道：「阿巧，你咭哩咭羅同誰說話啣？」阿巧向次芳伸伸舌頭答道：「匡老在這裡尋金大人哩！」只聽裡面好像兩人低低私語了幾句，又屑屑索索一回，彩雲就雲鬢蓬鬆，開門出來，見了次芳，就笑道：「請匡老裡面坐，金大人昨夜被你們灌醉了，今日正害著酒病哩！」說著，就往後間梳洗去了。次芳一面笑，一面就走進來，看見雯青，卻橫躺在一張煙榻上，旁邊還堆著一條錦被，見次芳來，就坐起來招呼。次芳走上去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雯青笑道：「別取笑人，次兄請坐著，我想托你辦一件事，不曉得你肯不肯？」次芳道：「老前輩不用說了，是不是那紅兒、薛濤的事嗎？」雯青愕然道：「怎麼這幾首歪詩，又被你看見了？我的心事，也不能瞞你了。」次芳道：「這種事，門子裡都有一定規矩的，須得個行家去講，纔不致吃龜鵝的虧。我有個熟人叫戴伯孝，極能幹的，讓我去托他辦便了。」雯青道：「只是現在熱孝在身，做這件事好象於心不安，外面議論又可怕得很！」次芳道：「那個容易。只要現在先講妥了，做個外室，瞞著尊嫂，到服滿進京，再行接回，便兩全其美了。」雯青點頭說：「既如此，這事只有請次兄替我代托戴先生罷！兄弟昨夜未歸，今日必須早些回去，安排妥密，免得人家疑心。」說著就穿衣，別了次芳，又低低托咐了幾句，一徑下樓走了。次芳只好去找了戴伯孝，托他去向老鴛交涉。老鴛自然有許多做作，好說歹說，纔講明了身價一千元，又叫了彩雲的生身父來。原來彩雲本是安徽人，乃父是在蘇州做轎班的，恐怕將來有枝節，爽性另給了那轎班二百塊錢，叫他也寫了一張文契。費了兩日工夫，纔把諸事辦妥，就由戴伯孝親來雯青處告訴明白。雯青歡喜，自不必說。從此大郎橋巷就做了雯青的外宅，無日不來，兩人打得如火的一般熱。

光陰似箭，轉瞬之間，雯青也滿了服，幾回要將此告訴張夫人，只是自己理短，總說不出口。心想不如一人先行到京，再看機會吧，就將這個辦法與彩雲商量，彩雲也沒別話，就定見了，自己一人到京，起服銷假。這日宮門召見下來，就補授了內閣學士。雯青自出差到今，已離京五六年了，時局變更，滄桑屢改，朝中歌舞升平，而海外失地失藩，頻年相屬，日本滅了琉球，法國取了安南，英國收了緬甸。中國一切不問，還要鋪張揚厲，擺出天朝空架子。記得光緒□三年，翰林院裡還有人獻了一篇《平法頌》，文章辭藻，比著康熙年代的《平漢頌》、乾隆年代的平定《金川頌》，還要富麗哩！話雖如此，到底交涉了幾年，這外交的事情，倒也不敢□分怠慢，那些通達洋務的人員，上頭不免看重起來。恰好這年出使英、俄大臣呂萃芳，要改充英、法、義、比四國大臣；出使德、俄、荷、奧、比五國大臣許鏡澈，三年任滿，要人接替，而斯時一班有名的外交好手，如上回雯青在上海認得的雲仁甫，已派過了美、日、秘副使；李臺霞已派署過德國正使，現在又有別事派出；徐忠華派充參贊；馬美菽也出洋游歷；呂順齋派充日本參贊。朝廷正恐沒人應選。也是雯青時來運來，又有潘八瀛、龔和甫這班大帽子替他掄揚幫襯，聲譽日高一日，廷旨就派金洵出使俄羅斯、德意志、荷蘭、奧大利亞四國。旨意下來，好不榮耀！雯青趕忙修折謝恩，引見請訓，拜會各國公使，一面奏調參贊、隨員、翻譯，就把次芳奏保了參贊，做個心腹。又想著戴伯孝湊合彩雲的功勞，也保了隨員，派他做了會計。且請假兩月，還蘇修墓，奉旨俞允。

那時同鄉京官，羣如也開了坊了；唐卿卻從陝、甘回來了；汪齋也因公在京；只有肇廷改了外官，不在那裡。這班人合著輪流替雯青餞賀。這日席間，大家談起交涉的方略，雯青發議道：「兄弟不才，謬膺使節，此去方略，還是諸君臨別贈言。依兄弟愚見，第一是聯絡邦交；第二是檢查國勢。語云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』我國交涉吃虧，正是不知彼耳！不知國情，固是大害；不知地理，為害尤烈！遠事不必說，就是伊犁一案，彼趁著白彥虎造反就輕輕佔據了，要不是曾繼湛力爭，這塊地面就不知不覺地送掉了！兄弟向來留心西北地理，見那些交界地方，我們中國記載，影響都模糊得很。俄國素懷蠶食之心，不知暗中佔了多少去了！只苦我國不知地理，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兄弟這回出去，也不敢自誇替國家爭回什麼權利，不過這地理上頭，兄弟數□年苦功，總可考究一番，叫他疆界井然，不能再施鬼域手段罷了。」羣如等聽了，自然□分佩服。汪齋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所以兄弟前回到吉林，實在沒法，只好仿著馬伏波的故事，立了一個三丈來高的銅柱，刻了幾句銘詞，老遠望著，就見巍巍雲表。那銅柱拓本，看著倒很古雅，明日兄弟送一分去。雯兄留著，倒可參考參考。」雯青道：「汪齋兄的《銅柱銘》，將來定可與《關特勤碑》、《好大王碑》並傳千古了！」當日歡飲一天，雯青心裡只記掛著彩雲，忽忽已一年多不見了，忙著出京。

那時上海縣先期得信，趕緊打掃天後宮行轅，以備使節小駐。這日船抵金利源碼頭，不免有文武官員晉見許多儀節，自己復要拜會各國領事。入城答拜道縣回來，恰值次芳帶著戴伯孝來見，當面謝了保舉。雯青把行轅一切公事，全行托付了次芳；把定出洋的公司船以及部署行李等瑣事，都交給戴會計。諸事安排妥了，歸心如箭，就叫心腹後童阿福，向上海道借了一隻小輪船，連夜回蘇。

到得家中，夫妻相見，自有一番歡慶，不消說得。坐定，說著出洋的事來，雯青笑說：「這回倒要夫人辛苦一趟了。但是夫人身弱，不知禁得起波濤跋涉否？」夫人笑道：「這個不消老爺擔心，辛苦不辛苦，倒在其次。聞得外國風俗，公使夫人，一樣要見客赴會，握手接吻。妾身系出名門，萬萬弄不慣這種腔調，本來要替老爺弄個貼身伏侍的人。」說到這裡，卻笑了一笑。雯青心裡一跳，知道不妙。只聽夫人接道：「好在老爺早已討在外頭，倒也省了我許多周折。我昨日已吩咐過家人們，收拾一間新房，只等老爺回來，擇吉接回。稍停兩日，就叫她跟隨出洋，妾身落得在家過清閑日子哩！」雯青忸怩了半天道：「這事原是下官一時糊

塗，……」下句還未說出，夫人正色道：「你別假惺惺，現在倒是擇日進門是正經。

你是王命在身的人，哪裡能盡著耽擱！」

雯青得了夫人的命，就放了膽，看了明日是黃道吉日，隔夜就預備了酒席，邀請親友，來看新人。到了這日，夫人就命安排一頂彩轎，四名鼓樂手，去大郎橋巷迎接傅彩雲。不一時，門前簫鼓聲喧，接連鞭炮之聲、人聲、腳步聲，但見四名轎班，披著紅，簇擁一肩綠呢挖雲四垂流蘇的官轎，直入中堂停下。夫人早已預備兩名垂鬟美婢，各執大紅紗燈，將新人從彩轎中緩緩扶出。卻見顛巍巍的鳳冠、光耀耀的霞帔，襯著杏臉桃腮、黛眉櫻口，越顯得光彩射目，芬芳撲人，真不啻嫦娥離月殿、妃子降雲霄矣。那時滿堂親友雜沓爭先，喝采聲、詫異聲，交頭接耳，正議論這個妝飾越禮。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，大家倒吃一驚。正是：

名花入手消魂極，艷福如君幾世修。

不知夫人走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